

跨世纪文丛

KUASHIJI WENCONG

长江文艺出版社

陈
村
著

上 的 脚 屋 步 顶

我伴随着你和雨一同走去，将你送回你的领地。雨夜都蓝得疲倦了。我们轻轻地握着手，相互道着再见。轻轻地捧着你的脸，最后一次为你擦去眼泪。一颗心总是随着你，答应我不再孤独。哦哦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哥。我的女儿。哥。记挂我的女儿……

——陈村《蓝色》





2 033 5254 9

跨世纪文丛

屋顶上 的脚步

陈 村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陈辉平

吕小琴

特约编辑：杨斌华

屋顶上的脚步

陈 村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11.25 印张 2 插页 260 千字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5354-0710-2

I·591 定价：6.80 元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 and 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

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 sizes，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金、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金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晓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

可预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悚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撻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陈村小传

陈村，男，1954年生于上海。回族。

上学之后，也曾务农，做工。然后又上学，再教书。娶妻生女，以庸居自乐。为引众人一笑，闲时记点小人小事，称作小说。现任上海作协专业作家，卖文为业，甘苦自知。

目 录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1)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谢冕 (3)
戈壁	(1)
死	(16)
爹	(33)
三个人的家庭	(53)
蓝色	(78)
笑话	(88)
日出·印象	(104)
故事	(122)
回忆	(142)
张副教授	(152)
心	(180)
起子和他的五幕梦	(188)
上街走走	(215)
杀	(233)
屋顶上的脚步	(243)

布熊.....	(261)
愿意.....	(273)
周易.....	(324)
跋	杨斌华 (348)
附录：陈村主要作品.....	(351)

戈 壁

在离戈壁还十分遥远的时候，他突然闻到那熟悉的气息。自从有了第一次，它便占据了记忆。他迎着这死亡的气息奔向戈壁。他要自己少一点焦躁，少一点疯狂。他从这气息的浓度中知道，戈壁还很遥远。他要车尽可能走得平稳。黎明时分的黑暗里，他显得有点孤独。他既渴望又害怕这样的孤独。车的前灯圈出一片小小的白昼。暗夜包围上来。气息越来越浓。

他知道，戈壁总稳妥地拴在那个位置上。它化石般的面容，多年前，曾使他万般激动。那时，他第一次走进戈壁，他惊异大地的如此的裸露。风从昆仑山吹来，吹起漫天的死亡的气息。于是，他知道戈壁也死了。它死得那么彻底，使经戈壁而过的时间也一一死去。

他急切地想开车闯进戈壁。只要有足够的小心，戈壁吞不下他的。前几次，它将他吞下又吐了出来，宽容地让他还能再一次进入。于是，他又带着自己，带着车灯前一片小小的白昼来了。他来得仓促。等待已经够久远了，等待得和戈壁一样古

老。但是等待没有死去。他庆幸它的不死。没有等待就没有戈壁。

二

我还是奔着向你。

我在我的旅途中渴望着你。你是值得的。自从许许多多年前那个久远的日子，我就渴望你了。许许多多年前，我带着一天的风雨离去。你留在那里。你用目光告诉我你只能这样。我告诉你，我想去遥远的东方，我思念东方。于是，我没能把自己留给你。我从你的目光中看到苦涩的意味。苦涩得象日后的盐泽。我将东方的海的苦涩报之于你。

许许多多年前，我走过你的身边。你坦然地叫住我，要我告诉你东方的故事。月亮落下又升起，东方是永远的，它的故事也无边无际。终于，你把东方交还给我，静静地睡去。你在睡梦中呼唤着东方。我长长地守着你。我以我的东方守着你。你躺在高原上，躺在你的花和你的草上。树在你身边摇曳。你在梦中呼唤着东方。我记起了东方的同样的辽阔，记起天水一色的浩渺。把自己垂向你，闻着你蓬勃的生气。

我终究还是走了，去到遥远的东方。我一走再走。我和你交换着思念与孤独。高原静静地泊在那里。海也有足够的平静。我知道，高原的每一步都是山顶；我也知道，海的每一点将跳起浪花。我们在风中闻着对方的气息。

沿着长江，太阳沉重地从东方挪向高原。挪得一板一眼。太阳总是那么辉煌。它带给你我的信息。而我，只有祈祷风的恩赐。

在我没能离开的时候，我也等候着太阳。你把阳光掩去，告

诉我高原的隐秘。你曾对着高原轻轻地哭泣。你都哭得高原不安了，摇动着它的十万支树梢探询。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我就是就是想哭。

我不再和你说东方的故事，也不再听高原的隐秘。让太阳一遍遍地巡视长江，让月亮也溯江而上。东方在极遥远的地方娓娓地诉说。

我梳理着你。我从河里打来雪水，为你擦去梦的痕迹。你领我走到河边，趟过河去。你说着水和岸的故事。你把我按在水边，要我将源头的水看个仔细。

河匆匆地流着。它从高原一泻千里，带不走高原的蓝天白云神鸦。它将汇成我的东方的辽阔。

我们在星光下听着水声。水声如一支古老的歌谣，将天和地，高原和海，人和兽和神的故事一唱再唱。

你将手伸给我。你说你想要告别什么。你在告别时默记下水的歌谣。高原上，我无法摆脱自己。你一挥将星光抹尽。你说，你难受得不能自己。

三

他走进戈壁。太阳从身后冉冉上升，飞快地越过他，朝大漠深处疾射。

戈壁蒸腾着死亡的气息。

车走在盐盖上，他呼吸着咸腥的空气。粗糙的盐盖上留不下车辙。他要自己快走。他曾亲眼目睹戈壁的冷漠。盐盖上那具尸骨白得耀眼。骨上有砂粒般的空洞。它背对太阳，蹒跚起小小的身子，似在抱着最后的梦，似又回到母亲的腹中。

他试着所有的工具，想将它掩埋。每次只能刨出几星砂粒。盐盖平展展地伸向四方，阳光下，找不到一丝阴影。他用力刨着，为同类寻找更好的休憩之地。砂堆积着，在大漠上堆成一座微型山峰。这是高原，他无法为自己吸足空气。他停了又停。他爱看到他的山峰的影子，看着它，觉得自己不那么孤单。

他象这干脆的尸骨一样干渴。

他埋头刨着。膝盖跪在盐盖上，灼得很疼。盐盖不动声色地静卧着，任他挖掘。他记起关于斯坦因什么的故事，那个贼大胆叫人叹服。然而，他并非在挖掘古代的庸常之物。古代的遗迹侧躺在他的身边，大睁着眼眶。他要将这古代埋葬在更古的戈壁之下。他没预见到戈壁中埋葬的艰辛。就这样，他把斯坦因渐渐看低了。他费力地刨着，想埋去同类的尸骨，还戈壁以寂静。

尸骨一如既往地躺着。原本，它应是近于黑灰的黄褐色，不知为什么居然如此惨白。他看不懂它的性别，他只对活人有经验。四周没有半点古代的庸常之物。也许他并非第一个见到它的人，也许斯坦因们经过时捡走了几捧脏破的宝物。尸骨留下了，还白得这么惨然。口眼的黑洞，在无影的戈壁中分外醒目。它期待埋葬期待了多少世代。

成为这样的尸骨是非常简单的。如果车坏了，他将与车一同死在这里，陪伴这具无名的骨架。斯坦因不会来了。现代的庸物是不值钱的。现代的尸骨可能不比古代的更美。他也将摆出同样的姿势，这姿势与戈壁一样永恒。

喝过水以后，他坐在车的阴影里抽着烟休息。烟又苦又辣，将肺搅得火烧一般。天和戈壁一起静止。没有风。

这样的一具尸骨抛在这里是很费解的。他不知它是商人还是劫匪，利之所趋还是信义使然。这永远不会有解。他扔去烟

头。他想，它明明白白是人的尸骨，那就不要穷究了。

他以戈壁般的恒心要在戈壁上挖出洞来。可是，当他奋起最后一击，它却坍了，变作一个不见底的深坑。坠落的土块带回来水声。他立刻沮丧起来：挖通了盐湖。它是一个隐蔽的大泽，是它浮起盐盖。如今，他在盐盖上弄出了破绽。

他苦恼着，反复在想要不要将尸骨抛入盐湖。尸骨曾经受日月的千万次照拂，然后沉入黑洞，如同回到母腹之中，有水而没有光。

最终，他灰心地开着车走了。他只把费尽气力挖起的盐土还给戈壁。阳光下，尸骨还在做着它那古老的梦。他没勇气将这梦扔进盐湖。梦是不能腌的。

阳光下，戈壁睁着一只空洞的眼睛，惆怅地望着天空。

四

我奔你而来。

我沿着长江，向你跋涉。

我登上高原。

我曾一再登上高原。我寻找你，把你的手握进我手里。你说你看着太阳，每天每天，算着我的行期。你说，你只有等待，等得象高原一样久远。我没法不受感动，我捧起你的脸，为你擦去尘埃。

当年花的草的高原不复再现，连鸟都飞得不剩一只。不再有那些古老的歌谣。高原化为大漠，用它深厚而单调的黄土承载着天空。

这是戈壁。

是的，是戈壁。

我抚摸着你的粗糙的脸。我将携来的雨水为你沐浴。雨斜斜地飘落，隔着水雾，我见到真正的你。你那么滋润而美好，在雨水中渐渐丰腴。你把我唤入雨中，你说你喜欢雨的游戏。我跪在雨里，看毛茸茸的小草破土而出，铺成真正的地毯。在绿色的衬托下，你抖动着一身的雨珠，象我的东方妖冶的美人鱼。你将绿草映得更绿。戈壁不再休眠，不再死亡，它不断吐出新绿，吐出生机，承接一天的烟雨。

我跋涉了千山万水，我因这高原而心跳气促。我来了，为的就是雨中的仪式。你和我跪在一起，用手用身子抚着这绿色的草地。

你是牧人。

把你放牧在这绿草地上。

牧人，我非常愿意。

挥霍完携来的烟雨，我疲倦地躺在绿草地上，让你的头枕着我的胸膛。星空殷勤地覆盖高原。潮湿的风久久徘徊。

你说到很久很久以前，我把你留给高原。你说我走了，羚羊也走了，鸟也走了。你说高原没法不变成戈壁。歌唱着的河升入天空，乘风飞去东方了。没有花，一朵都没有了。草也没有了。你抚弄着身下的绿草。只有我，你说，只有我。

我把你带到我的东方。

东方不是我的。我只有高原。

你说你只有高原。戈壁也还是高原。你说你只能这样了。你将心给我，将自己留给高原。我揉着你的黑发，它黑得象你的眼睛。我说我愿意留下，把自己给你，也给高原。我说我们都没有东方。我说你就是东方。你把我抱紧。你说你听见我所说的。

风从东方吹来，在这无边的绿草地上低低徘徊。你祈祷般

地望着星空。不再有遥远的思念，不再有绝望的孤独。你默默地祈祷。我将这祈祷记在心里。我努力忘却东方。

我要自己在忘却中睡去。

五

离开那具尸骨之后，他找了好久没有找到路。他怀疑自己走得转了圈，下车看星星，看指南针，发觉方向确实偏了。

星星逐渐在天幕上凸出。他停了车，不再找了。四周没有一点灯光。风蚀残丘象林立的古堡，又象巨人与怪兽。他披上大衣，抵挡侵人的寒气。

古堡间没有飘出幽灵。

戈壁散发着死气。

他想，要是真有幽灵，也一定死了。戈壁中连幽灵都活不了。他想着白天的那具陈旧的尸骨。它没有内容。没有内容和戈壁一样。只有永恒的静默与死亡。

车蛰伏在那里，象又一座古堡。它是生气勃勃的。他与它相依为命。他们走进这无边的大漠，为的是找寻生命的奇迹。他来过多次，每次都带着倦容失望地离去。生命在戈壁之外。没有什么奇迹。他不相信这是真的。

他守着大衣中的孤独，默默地抽烟。火光也是孤独的，没有应答。

全身松懈。古堡后决不会转出劫匪。决不会有劫匪的火把与他烟头的应答。古堡间只刮过呜呜的风，吹起砂尘，扬弃在谷地。砂上有风的行踪。

他走过去，用手刨开砂。手插在砂中，暖暖的。砂中藏着太阳的势力。他将风的痕迹抹平。砂细腻温柔，从他指间泻下。